

花田金玉緣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
刊行



序

在人類的生活中，尤其是戀愛的生活中，有許多缺陷的確如精衛之填海，是無法彌補的，可是人類是善於自欺自慰的動物，偏會幻想出女媧鍊石補天那樣的虛構來，因此那種喜劇式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繼續不斷的出現，尤其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壇上，即使有許多悲劇的題材，結束總要拉上一個大團圓，或強作無謂的因果報應，給人們精神上以麻醉一下的，可是也許是中國文人的想像力不豐富吧，很少有推陳出新的空中樓閣結構出來，即如一些描寫才子佳人的小說，總脫不掉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窩臼，而那些離合悲歡的情節，也好像有一種陳套也似的，譬如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的確可以成爲一種公式了，這類小說怎樣能夠吸引讀者的興味呢？這一部花田金玉綠的題材及結構，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比較上是不落陳套的，牠以花天荷柳藍玉柳青雲趙瑞紅四人的婚姻過程爲主要本事，以兩粵峒賊的猖獗和潰滅貫貫其間，他們的戀愛脫盡一切私訂終身抱衾自荐的陳式中，間包括許多特殊的過程，輕鬆的笑料，的確值得茶餘酒後的欣賞，男主人公花天荷並不是一個熱中功名富貴的方卿式狀元，追逐者也不是生活於輕紗紅幃中，祇會吃女人家口脂的賈寶玉式公子哥兒，更不是偷香竊玉的張生式色情狂者，他雖是個風流才子，同時他還是個戰馬英雄，有抑強扶弱的豪舉，有掃蕩匪氛的偉業，他對於戀愛對象，有高尙的理想，對於軍國大機，也有深遠的卓識，就是處於現代的國家社會中，他也不失爲一個有作爲的人物，女主人公柳藍玉也是個不平凡的女子，她的溫柔纏綿的柔情，她的高瞻遠矚的眼力，她的當機立斷的智謀，她的雄肆閎白的口才，她的巧妙妙弄的風趣，都證明她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吟風弄月的佳人，處處是覺得令人可愛可敬的，它如趙瑞紅的又專一，又豪放的用情，也是舊小說中不常見到的，以這應的人物來作題材，獨闢奇境，是必然的，哩總之這裏有兒女的戀愛奇情，有英雄的助功偉業，有曼妙的筆調，有變幻的結構，只有令人解頤的歡情，沒有令人斷腸的悲情，是一部絕對的喜情小說，一部既不強悲爲歡，又是適可而止的上乘的喜情小說。（二十三、三、二十日。）

花天荷



夏侯春

桑國寶



柳京兆

花梁



花大本

天台老人



花灌

小雨



馬岳

趙天爵



柳藍玉

趙紅瑞



賈充

張元



葉夫人

楊夫人



(三)

柳青惠

趙人虎



賴自新

潘鳳



花皮豹

瘟火蛇



齊削天

王受



繪圖花田金玉緣目次

第一回	別開仕途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一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惑讒言無意出奇兵	五
第三回	參悟畫圖直遊祕室	奉承公事誤捉閒人	一一
第四回	恃豪強學霸頻遭辱	未識面公子預承恩	一六
第五回	三生知己奔走粵中	二美憐才徘徊花下	二二
第六回	智監軍輸金巧釋冤	惡秀才害人暗吃苦	二八
第七回	如魚吞鈎一段姻婚	似漆投膠兩番酬和	三三
第八回	暗窺破綻逼友題詩	妙弄機關代弟聯句	三九
第九回	重然諾成美滿之姻	借連環全真默之信	四三
第十回	俠男兒慷慨辭檄文	智女子玲瓏施妙計	四九
第十一回	花大本逼子占高魁	夏按察薦賢膺重任	五四
第十二回	賴學霸死裏獲生機	花總戎美中尋不足	六〇
第十三回	催婚愈急疑李即桃	親面始真悟梅代杏	六六
第十四回	喬耀丈母覺硬主婚	滑突媒人幾空着急	七一
第十五回	證往事恩愛自分明	洩機謀襟懷尙疑慮	七七
第十六回	踐花田俏佳人得婿	平峒賊大丈夫封侯	八一

繪圖花田金玉緣

第一回 別開仕路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是書乃明末清初清世祖開基之始。斯時雖乾坤一統，無如兩廣邊地，化外頑民，未能降格。蠻峒交相爲患，總戎桑國寶奉諭勘亂，又因地宜未悉，一時難得凱旋。深恐虛費國帑，有干罪戾，累次上表，請授方略。其略云：

廣東總兵兼管廣西軍事左都督僉事臣桑國寶謹奏爲臣無才無勇，罪自當誅。然事有難爲，情有可原。伏乞聖恩垂鑒，稍寬一線。容圖後効。事臣不才，蒙聖恩擢任兩粵，豈不思奮力出奇，掃清蠻峒，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乃受事兩載，所屬郡縣，爲賊侵擾，雖率衆禦之，互相傷殺，然徒耗軍糧，而卒無成功。臣罪固當伏斧鉞之誅，但念此賊非起於一朝一夕，實盤踞于萬山之中，根深蒂固久矣。臣非不想大舉以搗其巢，然峽中窄隘，不可長驅，止可峽外安營，誘其出戰，賊性狡猾，當誘之時，偏匿而不出。俟臣持久欲歸，又乘虛而尾臣之後。及臣反擊賊，又退伏。臣每憤而遣將搜捕，無奈山路紆迴，往往迷失，不能至其巢穴。賊路熟徑捷，又入別徑，而遮寨險要，使兵將入不可出，不能故。每遭其陷害，臣苦思無策，故惟保境以待。然兩廣疆界甚遠，守兵少，何能偏及。賊窺臣不及守之處，卽爲劫掠之處。及臣移守賊，又移劫。故賊逸而臣勞，賊得而臣失。臣萬不得已，始議撫耳。不意賊禽獸也，撫其身而不能撫其心。撫于一時而不能撫其久遠，故金錢糜費有之，然實非臣不肖侵漁也。臣罪固不可辭，然臣致罪之由，實是如此。伏乞勅下該部臣議臣之罪，以彰國法。倘聖恩憐所處艱難，赦臣前途，策臣後効，亦祈廟堂熟算，授臣方略，或戰或撫，臣方敢罄竭犬馬以報恩。若廷議無所短長，徒以臣爲張主，臣鼯鼠之技，惟以戰撫爲名，以保守爲實，他非臣所知也。特此陳情，不勝待命之至。

其時撫按與桑國寶三疏一齊俱上了。聖旨批下，着該部酌議具覆。兵部大堂因與司官再三酌議，方覆奏道：「若論糜費錢糧，撫戰俱無要領，當事誠爲有罪。但此賊實乃百年以來之積逋，一旦要殲厥渠魁，盡行撲滅，誠所難能。桑國寶雖曰糜費，然尙能保守封疆，未有少失。若加重罪，恐任事之臣灰心解體，俱思推脫。邊事付誰爲之。况諄諄請廟堂勝算，臣等職司兵馬，理宜授彼方略，以爲攻取之用。然此峒蠻據險藏匿，若思搗其巢穴，良亦不易。心貪性狡，欲以恩交結，安保無他。一時實爲無萬全之策。豈敢輕措行事，以圖僥倖哉。雖天下一家，王化無外，豈有不可討之逆賊哉。但思

奇功必待奇人而後成。朝廷若能結納天下豈無麟鳳伏乞陛下下尺一之詔。天下草莽英雄有能獻奇計出勇力勦滅峒賊者不惜封侯之賞。則馴龍伏虎定有其人。况區區小醜哉。自授首有日矣。桑國寶且誓寬其罪。令其謹守四境。以待賢人。則東西可圖也。伏乞聖裁。覆本上去。聖旨依擬。遂令閣臣草詔布天下。不論省州府縣兵民人等。凡有奇才異能。能滅兩廣峒賊者。不必赴京朝見。可徑往總兵桑國寶軍前獻策効力。滅此逋賊。倘能成功。論功封賞。決不食言。所過地方。供給路費。着桑國寶悉心斟酌施行。以贖前尤。特詔。詔書既下。早早行到各府州縣地方。正是。一方有難九重憂。廊廟無才天下求。自古功名賢者立。看誰談笑取封侯。詔書既下。早已驚動四方。一時豪傑應詔而往者。不可悉述。且說浙江温州地方。有一人。姓花名棟。表字天荷。生得美如冠玉。秀比朝霞。行到人前。皎皎如一團白雪。對人談吐藹藹。見滿面春風。凡人之品。不過造成一種。獨這花天荷。若察其爲人。却有四樣論風流。可以稱爲美男子。言學問。可以謂之大才子。此二者。猶少年之常。獨于美人才子中。別具一種昂藏英勇之氣。徒手三五十人。不敢近。又可謂之豪傑士。及其處事。慮始慎終。必周必至。斷不輕發。又可謂之老成人。惟其具此四種才學。故世上之齷齪庸人。孟浪鄙夫。皆不足邀其一顧。已在本縣作一個秀才。却非其志。年已二十。尙落落一身。未有家室。却喜父親花大本。母親葉氏。二人康健。家基充足。又有長兄花梁。代養不累其心胸。故此得行其志。終日不是讀書作文。就是吟詩飲酒。憑弔古人。究心當世。一日因春光明媚。帶了一個老僕。叫作花灌。一個童子。叫作小雨。去游天台之勝。游了數日。忽一日。微飲了幾杯。坐在一塊盤石之上。看那落花飛入流水。在天台中。翩翩有綴。因細細賞玩。欲作詩題之。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到面前。看着花天荷。大聲說道。少年英俊之人。爲何不努力功名。訪求佳偶。以快生平。却在此間看山玩水。作世外情緣。豈不辜負光陰。虛此美質也。花天荷從不結交朋友。以朋友中無知己也。今忽聞老人之言。大有驚醒。又見那老人仙風道骨。不是尋常。不覺立起身來。拱手致敬。道。老丈良言。不啻藥石。正中着花棟之痛癢。夢寐中亦不可得聞。老丈忽從天下教真。出意外。敢請少憩。以領其餘。老人欣然。就同坐於磐石之上。花天荷有隨攜的酒食。遂命小雨擺在石上。邀老人對飲。老人也不推辭。竟欣然而飲。飲了數杯。花天荷方開言道。適蒙老丈良言。雖曲盡花棟之痛癢。然我花棟之痛癢。非天之害我。實我之自取其害也。老丈雖有此藥石之言。恐不能起我沉疴。老人道。秀才差矣。秀才之病。旣自知之。又知予言。會是石則着手。成春沉疴起矣。又何爲不能花天荷道。譬如老丈所言之功名。人生世上。旣讀書負才。豈不願就。但書生借筆墨之靈。博取一第。毫無所濟。而紆金拖紫。坐享天祿。猶以丈夫自期。豈不有愧。若欲效

傅介子班定遠立功異域，今又非其時也。此予功名所以爲一病。譬如老丈所言之佳偶，人苟有情，誰能免此？但思偶者對也。既曰對，必自有類。鳳必以鳳爲偶，鶯必以鶯爲偶，若以蜂配蝶，以鶯配燕，則非偶也。物既如此，人自亦然。梁鴻樂高隱，惟孟光布素之服，隨其高隱，可謂賢也。若嫁孟光爲石崇之婦，而金谷中置此布素，謂之佳偶，可乎？西子千古之美婦人也。孟子謂之不潔，范蠡載之五湖，又不知作何品題。大都賢與賢爲偶，色與色爲偶，才與才爲偶，各有所取耳。若我花天荷者，才色人也。若無才色佳人，與我天荷爲偶，則終身無偶可也。此婚姻所以又爲一病也。老丈言雖藥石細思之下，知能起我膏肓之病否？老人聽了大笑道：秀才何見之小也！功名之路，豈止一途？但就人之力量以取之耳。有王者之力量，可以取王者之功名；有霸者之力量，便可取霸者之功名；有英雄豪傑之力量，便可取英雄豪傑之功名。若僅有筆墨之力量，亦不過僅取筆墨之功名而已。秀才既慕傅介子班定遠之功名，怎說無路？只要秀才有傅介子班定遠之力量耳。不知秀才果有此等力量否？花天荷道：力量亦大小不同，一分亦力量十分，亦力量百分，亦力量我天荷。怎敢誇口說個有大力量？又怎敢說個沒力量？但不過於此等功名願學焉而已。老人聽了，連連點頭道：好個願學焉！此便是秀才一生受用處。功名已盡此矣。至若佳偶，天既生鳳，必定生鳳；天既生鶯，必定生鶯；天既生梁鴻，必定生孟光。此陰陽自然之配合也。只恐人事偶乖，一時不便偶湊耳。若夫既生秀才之美，未有不生秀才才美之對者。第秀才願見于一時者，不知在何處，而目前所見又皆秀才所不願見者。故秀才憤然以爲病耳。此病直到見後方知錯害。此時說也無益。天荷道：據老丈如此說來，則是我天荷功名婚姻二者尚有分。老人道：若功名無分，則秀才不作傅介子班定遠之想了。若無婚姻之分，則秀才不動才美之思了。既作此想，既動此思，正青雲之開其路，而紅絲之繫其足也。怎說無分？天荷道：老丈既知我之於功名有分，必知功名之分。在於何地？既知我之於婚姻有分，必知婚姻之分。屬於何家？不知可以明明見教否？老人道：婚姻不必求，然不求而自得，可以不言言之。近洩漏，不言可也。功名雖求之，尙未可得，然得以求，又不可言之。以指迷，即言可也。花天荷聽了，老人言論字字若有深意，因大驚道：原來老丈乃神仙中人也。弟子花棟師事之，以聽言論，猶爲過分。敢踞坐以取罪咎乎？因長跪再拜請教。老人見了大喜，以手扶起道：子機靈性，諳實具英雄之骨，不惜虛心可教也。子欲知功名之路乎？試思功名之路，生於治乎？生於亂乎？花天荷因答道：治則天下平矣，何功名之有？抑生於亂耳。老人道：子言是也。可再思。今天下孰亂？花天荷道：今天下四方皆安而亂者，止兩廣峒蠻耳。老人大笑道：真留心世事人也。予謂英才不謬矣。天下之亂，正在此子之功名亦正在此花

天荷聽說他的功名在此便沉吟不語。老人道：「子何不語？」花天荷又沉吟半晌，方說道：「老仙師謂亂在此，則然。若云弟子花棟之功名在此，則又恐不然矣。老人道：「亂既在此，子之功名何又謂不在此？」花天荷道：「弟子聞功名起于勘亂，峒蠻之亂固在此。我天荷實無勘峒蠻變亂之才，則功名從何而得？」老人道：「予聞子精于韜略，審于運籌，方將大展經綸，何反難此小事？」花天荷道：「搏虎不難，而搏負隅之虎則難；屠龍雖易，而屠潛淵之龍則不易也。地之險助之也，今峒賊雄據萬山，其出劫也猶鷹鳥之攫物，其伏匿也如鼠之在穴，無由而搗之，不能搗其巢，安能成其功？」故弟子不敢謂然也。老人大笑道：「子既自謂雄才，又何自委靡圖王霸之業？」尚自有人天下豈有不能破之賊哉？惜子不虛心以求收賊之方略耳。」天荷道：「豈不願求，但恐無路。」老人又笑道：「諸葛草廬黃石圮上，自在人間，何云無路？」花天荷見話有因，因自大悟道：「我弟子何愚也！弟子既遇仙師，則仙師即今之諸葛黃石公也。又何必他求？因仍長跪以請道。」乞仙師成就，老人大笑道：「子誤矣！予偶以理言，謂天下有人耳，非云我即其人也。子切勿過疑，轉使我不自安。」花天荷道：「我花棟之愚蒙已承仙師言下機鋒，點醒八九仙師，既已點破，又復愚蒙之，恐花棟之愚蒙不至若此。」仙師若慮花棟不誠，必欲再試之，切念花棟朴心之人，一念感通，生死無二。乞仙師監察而卒憐之，使我花棟速沾時雨之化，真再生之父母矣。老人又大笑道：「子如此認真，倒教我沒法。若只管回你，只道我推脫不肯輕傳，欲要應承，却又將何發付也？」罷我昔日會遇一異人，授我祕書一卷，他說能熟讀之功名婚姻俱可遂意。我因心游世外，用他不著，故辭而不受。他又說如用不着，可收下，倘遇有緣人轉授之，亦可也。我懷此二十年，竟無一人可授。今適遇子，子又諄諄求，或是機緣，也未可知。我只得取出贈子，用得着固好，用不着却也。休怪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因再拜致謝道：「多感仙師慨然垂慈，但不知天高地厚，何以爲報？」老人又大笑道：「報非所望，但無心中與我相遇，雖是機緣，却亦不易。可起來，令人多沽美酒，與子痛飲，而別方不負天地成全山川作合也。」花天荷原是一個快士，聽得老人要飲酒，甚合其心，愈覺歡暢，乃立起來，叫花灌重沽酒。這一番成了知己，乃更比前番飲得有興。正是：相逢只道本無心，說出緣由却有因。不欲分明將酒渾，又難冷淡把情親。言徒充耳終疑假，事若關心自認真。怪怪奇奇難莫測，大都天地曲成人。老人與花天荷談天論地，你一杯我一盞，也不勸也不推，直吃得日色平西。二人俱昏昏然，老人方立起身來說道：「酒殺了，因在懷中取出一本書來，付與花天荷道：「功名婚姻俱在其中，慎毋輕視。」花天荷雖已半酣，然存心謹慎，見老人贈書，忙用雙手接了，放在一塊高石之上，對書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拜完，又對老人也拜四拜，然後將書收入懷中，竟不開看。老人見了

大喜道子誠大器異日功名正不可量遂拱手要別去。花天荷忙留住問道：仙師鶴駕知不可留，但求示法號，以志不忘。老人道：孤雲野鶴，有甚姓名？今與子在此天台山中相遇，即喚我作天台老人可也。花天荷道：仙師既容弟子依傍門牆，則弟子從師，勿相避也。敢請後期。老人道：今日之會有期否？今日之會既無期，則後日之會又安可預期？一聽機緣可也。言畢竟飄然而去。正是：來忽風分去忽雲，豈容人見與人聞。大都天上蓬萊客，不是凡間野鶴羣。花天荷見天台老人來去不測，行止裕如，知是異人，又見授書打動心事，不勝驚喜，看他去遠，方叫花灌小雨收拾了，緣路回寓，到了寓中，見天色大明，起來收拾梳洗完了，然後取出書來，細細一看，是甚祕書，但見：萬山疊疊千嶺條，千條橫上雜雜沓沓起峯巒，萬疊山中縱縱橫橫分道路。左一條，右一條，橫一條，豎一條，道路左右紛絲，一層高一層低，一層彎，一層直，猶如聚冰奇峯怪石，若蹕若踞，盡列虎豹之形，老樹枯籐，如盤如屈，皆作龍蛇之狀，青纜斷緣，早續斷斷續續，渺不知斷續之蹤，烟忽接雲，忽連接連，總都是連接之勢，山坳裏東一陣，西一隊，影影似人作猿猴之渡，樹當中上一攢，下一簇，井井然穴如蜂蟻之窩，中列旌旗圍岩繞壁，便是賊魁之寨，柵那裏有青黃赤白之分，旁開門戶，通谷穿林，莫非黨羽之往來，何會有親疏內外之別？統觀之，峒中有峒，峒外有峒，峒不知其出沒，細察之一，峒有一峒之名，峒峒有峒峒之名，如畫沙而不亂，一峒有一峒之號，峒峒有峒峒之號，如列眉而排然，概視之，里非有里，程不有程，何能計以遠近？實按之一里，有一里之遠，里里有里里之遠，如丈量而不差，一程有一程之遙，程程有程程之遙，較尺寸而不失，何首何尾分明？此去此來，如見大都山川數千里，能觀於此，而賊形已宛然在於目中，積寇幾千年，誠察於斯，而妙算已安然運之掌上。花天荷細細一看，却是兩廣的一幅山川圖，圖中細注某山，屬某府某州某山，何名某山，有峒某峒，何名某峒，至某處多遠，峒賊何名，或大道或小徑，何處最險，何處最隘，何處可行，何處可止，皆一一注得分明。兩廣山川雖多，於此一覽，皆了了無餘。花天荷看得分明，不勝大喜道：破此峒巒，在我掌中矣。老人其仙乎？遇之誠大幸也。看完兩廣圖，再揭第二幅，一看，却也不是什麼祕書，乃是一幅名園圖，圖中有樓閣，有亭樹，有池塘，兼之朱欄曲檻，白石瑤階，花木扶疏，與閣相映，十分美麗，又十分幽靜，晝後并無款式，却不知是何處園圖，再三推詳不出，只得放下。每日只將兩廣圖細細展玩，展玩既久，不覺兩廣的山川形勝，并賊之出沒，俱了了於胸中矣。花天荷只因胸中有此方略，有分教：明覓封侯暗憐夫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感讒言無意出奇兵

繪圖花田金玉緣 第二回

五

詩曰

明眼高人已獨裁，蓬心下士尚疑猜。出奇定要出奇胆，破賊還須破賊才。否則妙機都坐失，不然好處轉成災。始知世上艱難事，惟有英雄作得來。

話說花天荷自得了老人兩廣圖終日追求出入之路，安排搗巢之計，不知不覺已將破賊的方略算計熟矣。只恨無因爲入幕之賓，不能得借箸而談。忽一日入市見府縣張掛榜文，傳示兩廣峒蠻作亂，朝廷下詔求賢之意。花天荷看得明白，滿心歡喜，想暗道：朝廷此舉正合我心。因與父母說明，父母知其志在四方，竟聽其所爲。花天荷見父母允從，竟到縣中來說，知應詔平蠻之意，要他起文書。縣中不敢怠慢，因申文報知府尊。那府尊因請花天荷當面問道：本府聞知兩廣峒蠻巢穴深深，剿除非易，故桑總兵請妙算於朝，朝中無計可施，因下詔求天下英才。此舉雖開一時功名之路，然須真有奇謀異略，能致峒蠻之死命，方不負一番跋涉。兄雖大才，也須斟酌，不識所抱方略，可徵諸一二否？花天荷道：破峒賊易，識峒賊所據之山川險要難耳。愚生頗知一一，故敢効勞也。府尊聽了道：若果識山川險要，此破賊第一籌也。敢不徵求，因批允縣中申文，令其遵聖旨起長批路引，着沿途供給。花天荷得了長批路引，遂拜別父母，仍帶著花灌小雨，竟往廣東起發。正是：聖主何嘗不重賢，賢才也願柱撐天。誰知大志阪於小，萬里奔波也枉然。花天荷所過州縣，見是奉旨前來破賊之人，十分敬重，或請酒，或送禮，不敢怠慢。不用餘早到了廣東地方，因是聖旨，竟請總兵軍前獻策効用。故不經撫按衙門，只在府中投了批文，遂在府中起了文書。又到桑總兵處報名投見，不期此時奉旨來効用者已先有數人，然皆是受賂賄賂人，情要掛名在總兵軍前効功，以圖出身，却非實有奇謀妙計。敢於破賊者，桑總兵雖然收了，却看得甚輕。今日忽見花天荷來報名報帖上寫的是奉聖旨至軍前効用獻策，浙江生員花棟稟見，此外并不見有薦書，又不見有禮物，心下暗驚道：此人莫非是個真才，因於次日升帳，即開轅門，傳呼花棟進見。花棟到了帳前，先是一跪，雙手奉上一個大紅的手本來。生員花棟進稟拜見，左右接了手本，花棟就行屬下參禮，拜了四拜，拜畢起立，帳下桑總兵見花棟行止從容，已自改觀，再將他細細一看，只見七尺經綸，自是青年傑士。一身詩禮，猶然白面書生，玉韞輝山，翩翩儒雅中，真透出珠光劍氣，文明射斗，落落行藏外，別自具駿骨龍精。兩眉聳目，蹙一蹙，非無三略六韜，隻手擎天，指一指，便是五花八陣，只論貌，已知爲山川靈秀所鍾。若問才，何能悉天地陰陽之美，行止端莊，揚正人君子之用，行藏磊落，存豪傑英雄之志，言不輕發，潛窺者無以測其心胸，儀足表威，具瞻者早已領其氣象。顏如少婦，可謂今之子房，心實老成，不啻古之諸葛。桑總兵看見花天荷生得又儒雅，又英俊，行藏

比衆不同不敢輕慢遂和顏問道花生員既奉上詔不遠千里而來以作本鎮之干城定有奇謀異計破此積賊今雖識面之初或不便盡悉其才英而破賊大義或戰或撫試略陳一二何如花天荷聽了因應聲道花棟本浙江一介書生原非大才但當此天下全盛之時而久容此小醜跳梁亦是金甌一缺又見總戎老大人天威已震而不自滿假又虛心請妙算於朝廷而在朝臣子又休休有容不嫉不妒又虛心求賢才於天下君臣惕厲真千古一時也苟有一才一技誰不感激而思効命故花棟忘其爲遼東之白豕不惜馳驅軍前願以竭其愚今承大人不加揮叱且進而詢以破賊大意或戰或撫誠厚幸也但思邊疆之敵國或兩相構絆則惟有戰而已必戰勝而後安內境之小民或飢寒而作亂則惟有撫而已必撫寧而始靜若雖屬內境而又實居邊疆之兩廣峒賊則全靠戰不可也何也兩廣有千峽萬峒若靠戰豈能盡剿戰警一又賴撫以戒其百而峒賊性最狡猾奸惡若全靠撫豈盡帖然撫以安其身又賴戰以惕其心以戰撫必至於互用也雖然撫易而戰難所謂戰難者非兵不利而將不能蓋地利之險阻不知也今花棟敢於千里而奔走効命者竊欲於地利効一臂也破賊大意此其一二乞大人加察焉或可或否謹以待命桑總兵滿心歡喜道花賢契高才只此數語可窺八九實不負明詔也因命他坐左右忙設一座於帳下請花天荷坐了桑總兵問道本鎮數番進剿每每失利者正賢契之所云地利不知也賢契若果知此利則破賊易耳但此兩廣地方東至南詔西至柳慶周圍數千里山中峒峽也不知其多少峒峽中積賊也莫能稽查本鎮細考廣輿并諸誌書都不能詳載即訪問遺老也都道止曉得眼前幾個峒賊名耳至於峒中之徑路寨柵那裏得知賢契既是青年又遠從浙中而來此地又非熟游不識緣何得知此中地利不妨教我花天荷因打一恭道天下地利必待熟游而後知無論青年坐守不能周知即白首奔馳亦恐不能遍及花棟因奉異人之指點耳桑總兵聽了點頭道此言是也花賢契既得異傳則明於地利無怪矣兩廣之民何幸也本當重授奈賢契初到方略尚未細陳且暫署幕府監軍候稍有次第再行題請花天荷拜謝了出來早有監軍衙門的職軍人役來服侍一霎時是轟動了合營他人猶不在意那幾個同奉旨來効用的聞知花天荷方一見便授了幕府監軍之職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樣大靠山大家猜猜疑疑着人打聽過日忽桑總兵又傳呼相見這番相見更加優待先賜坐待茶茶罷然後問道賢契前日所言地利可便言一二否花天荷道花棟若不上呈大人則此來何事但峒中之地好關於兵器倘浪泄於人則出奇不便敢求元戎大人暫屏退左右容棟細述桑總兵點首以爲然因退入帳後止命花天荷隨入其餘將士俱令侍於帳外花天荷乃細說道今廣東僻在南方

山必險峻，嶺必盤迴，而山嶺險峻，盤迴中有峭壁懸崖，可容人栖息者，則爲險爲峒。良民不可居，此乃天生之賊巢。賊穴惟賊據，巢穴故大小之峽，皆有名號。在東者有斷岩峽，爲賊青削天所據。在西者有落星峽，爲賊花皮豹所據。在南者爲臥虎峽，爲賊滾地雷所據。在北者有禿屍峽，爲賊鬼頭石所據。四散者尚有乾魚峽，夾板峽，竹竿峽，馬腹峽。一時聞也，說不盡。惟側影蓬下大藤峽，第一險阻，乃峒賊瘟火蛇所據。此賊在衆賊中最爲凶猛，任是衆賊合併一處，也不敢惹他。故他要攻劫府縣，衆賊不敢不攻劫。他若要退避，便一個賊也不敢出山。他若要戰，則衆賊莫敢不戰。他若不受撫，則沒一人敢受撫。故爲今之計，惟有出奇兵，先斬了瘟火蛇，則各賊不戰而服，不撫而向化也。桑總兵道賢契所言之峽，本鎮亦略聞一二。譬如瘟火蛇，本鎮亦知其爲賊首，亦知剿平大藤峽，諸峽自服。但是聞大藤峽在萬山之中，最爲深險，又爲諸峽所護衛，路徑皆不可識。兵馬如何敢入？兵馬入尚且不可，而况搗其巢乎？花天荷道：兵馬不可入者，不識路徑也。花棟俱已備知，這大藤峽峒中，雖是第一峽，其實內中狹隘，止可容一二百人，其餘皆散住小洞。瘟火蛇自恃猛勇，爲人殘暴，不得衆心。衆人受其害者，皆恨其不得死，就是斷岩峽、落星峽、臥虎峽，這東南西北四峽，名雖服他，調度爲他護衛，然各賊皆思獨立，也不甚相親。况這大藤峽，雖說在萬山之中，若要從正路入去，便深遠莫測，足有百里，殊不知有小路由青羊嶺，破甕谷入去，只有十里，便到麻石灣，再從麻石灣向南，扒過乾水，繞着一帶蛇皮樹，只三里，便轉入大藤峽的七曲關，過了關，不十里，便是挖踏墩，過了挖踏墩，不五十里，便是大藤峽。明日元戎大人可先下一檄，稱是朝廷詔書，赦各峽已往之罪，限一日，俱要請會城受撫。不到者，即搗巢斬首。衆賊自嬉笑，不以爲然。待過了限期，不來受撫，却移大兵數萬，屯於城下，虛張聲勢，以爲搗巢之舉。彼縱驕狂，亦必聚賊把守，暗暗挑選驍勇一千，乘夜打點，從青牛嶺入去，出其不意，不半夜，便可直抵大藤峽，斬了瘟火蛇之首矣。若斬了瘟火蛇之首，號令軍前，則各峽之賊，自拜首而受撫矣。桑總兵聽了歡喜道：不知可確有此捷徑否？若果有此捷徑，便不愁大功不立矣。花天荷道：花棟所授，乃得自異人，言言皆驗，豈有不確之理乎？桑總兵大喜道：既如此，賢契所言峽名，賊名，并出入之道路，遠近本鎮一時記不清了。賢契可細細寫一清冊，以便本鎮好按冊行事。花天荷領了命，打一恭退出。隨即將所言的方略，并地方賊名，細細造成一冊，又將道路曲折畫成一圖，呈上桑總兵。桑總兵看見畫的大路一轉一折，盤去又盤回，所以遠了所畫的小路，直捷徑，所以近了某賊出劫。當由某路，邀接某賊攻奪，當從某地伏擊來去蹤跡，明明白白，歡喜不盡。因操練人馬，又選挑精壯，欲以爲奇兵之用。又時時傳花天荷入見，入見一次，必有賞賜。軍中將士看見俱

以爲榮惟有奉詔効用的數人雖也挂名在幕府之下却落落翼翼尤覺不堪因大家約了同來拜賀花天荷花天荷雖也往來答拜寒溫相接然有才人與無才人情意終不親厚每每問及所呈方略花天荷止以言語搪塞不說出真情衆人更加妒忌再細細訪問方知花天荷冊中獻出搗巢路徑故桑元戎歡喜因大家商量道他若出奇成了搗巢之功則我輩皆不能立足於此矣今喜總戎仁柔無斷莫如我輩公上一呈道破他出奇之險自然疑而不敢行了衆人算計停當遂作一張公呈暗暗的呈上了桑總兵桑總兵打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爲任言負國不可輕聽事竊聞用兵以正爲貴以奇爲戒正兵雖不勝決不至於失事奇兵縱僥倖成功亦難於持久故老成者寧以守正而保封疆決不出奇兵而蹈危險雖出奇一道兵所不廢然止可用之平一時之禍亂而不可輕用以開久遠之衅端今兩廣洞蠻爲害已久正兵相持雖互有勝敗不失保境之常若輕信任言快貪險功無論自取破敗即一二要算亦不過斬一人搗一峽獲一日之勝而羣峽之賊豈能盡平羣洞之賊不能盡平豈不因此而反加仇敵乎使復再戰戰必費力若欲更撫愈不信矣爲害豈淺哉况藤峽深遠徑路僻奧知者尙不能測其一二遠鄉之人何由知之不過借托奇異以爲僥倖功名耳倘有差失死者死矣費者費矣而斯人之辜不過一身而罪歸於上者不忍言矣某等承恩慕下聞此狂言知踐危道不敢不瀝血上呈統祈原諒不勝待命之至

桑總兵原是一個多疑之人再看了衆人公呈便不覺恍惚起來暗想道公呈上却也說得有理就是誅了瘟火蛇各洞之賊安能盡誅况且瘟火蛇猛勇異常又所居大藤峽十分險隘千餘人莫說入去甚難就是能入去也未必便能殺得瘟火蛇若殺不得瘟火蛇錢糧又費去兵將又損折轉使衆賊攻縣劫奪有名此事所關非小不可不算桑總兵心上自有這一阻隔便覺出奇的念頭冷了八九兵馬也自不練選的精壯便不睬不睬花天荷原常常接交議論今便漸漸疎了花天荷初還認他有公事忙過了些時全無動靜心下詫異因乘空請見道大人旣欲圖取破賊大功爲何連日又懈而不急桑總兵道不是懈而不急本鎮因想峽賊洞中擁衆數千瘟火蛇又猛勇過人况斷崖諸峽皆聽號令若千餘人入內去無異驅羊就虎豈能便得成功花天荷道正兵相接當論衆寡奇兵出其不意若迅雷之不及掩耳又安論其衆寡大人麾下之兵豈不如洞中之賊試驅之對陣自獲全勝然連年不能勝之者賊忽來忽去但出奇耳故時時得利大人胡不思之桑總兵道奇兵縱勝不過一舉耳終須用撫不戰而撫已自生疑用奇勝後再用撫恐愈生疑故本鎮踟躕耳花天荷道撫之生疑者無威可畏也誠用奇而誅其渠魁軍威已壯求撫不暇何敢生疑大

人踟躕。可謂過慮。桑總兵聽了低頭不語。半晌方說道。賢契且退。容本鎮熟思。花天荷只得退了出來。正是。劉皇始識茅廬計。高帝方知借箸謀。說與庸人并闍玉。猶如水火誤相投。花天荷見桑總兵狐疑不下。心下暗想道。前日初來聽我之言。以為得計。急欲出奇。以成破賊之功。今何忽疑惑起來。此定是有人忌我成功。獻了讒言。我若苦爭。愈墮奸人之計。况天台老人原說我之功名。雖求尚未可得。莫若且捨之而去。若只管留戀。則生厭矣。主意定了。到次日。就具了一個手本。送進去。要辭謝而行。桑總兵雖是聽了衆人之言。不敢輕易出奇。搗窠然心中猶想着。若果能出奇謀。誅了瘟火蛇。獻報朝廷。也是一場大功。故猶豫不決。今見花天荷辭行要去。又恐怕失了這個好機會。因傳他進見。說道。賢契來亦不久。所陳方略。即未急行。本鎮却十分信服。所授幕府監軍。雖不足盡賢契大才。然較之他人。也不為薄。就是賢契所獻出奇之計。本鎮商榷未行者。亦兵家之常。未為棄拒。賢契為何便突然要行。毋乃傷於悻悻乎。花天荷道。生員此來。原為奉詔命而獻所知所能於台前耳。未必便以所獻之策為萬全。不可不行也。亦不過略備此一條。以為元戎大人之採擇耳。可用不可用。自有公裁。何干思怨。而以求去為悻悻哉。竊思朝廷設官備祿。以養賢才耳。非賢才而虛糜之罪。何能辭。故生員欲歸就學。非有他意。望大人諒之。桑總兵道。賢契之志甚佳。但本鎮正有事相商。非不能用也。尚須屈留。倘總不用。再行未晚。花天荷見桑總兵苦留。不好執意要行。只得暫且住下。雖是住下。心中只是不快。桑總兵要留花天荷。又見花天荷只念念要去。便日日和哄着他。邀他到各處游賞。得了游賞之名。便邀花天荷到有名的妓館去。頑耍欲繫住花天荷之心。不期花天荷素性豪爽。酒便盡興而飲。見了那些妓女。就如糞土一般。不但與之交接相對。輒欲避去。又過了數日。花天荷見桑總兵只圖苟安。毫無大志。料想不能成功。遂決意而行。遂又怕桑總兵留他。只留下一個手本。叫衙役辭謝。竟帶了花灌小雨。乘夜起身去了。正是。空來無幾時。忽又空回去。來去總成空。何時方得遇。花天荷去了不題。却說監軍衙役。將留下手本。稟知桑總兵。見花天荷去了。心下躊躇。要差人去趕。又想道。趕回却也無用。正算計不定。忽報洞賊數百人。從東北路攻劫香山縣。又有洞賊從東西路攻劫保昌縣。府縣文書。雪片報來。求救。桑總兵着了一驚。忙集衆將士商議。要分兵去救。乃不知從何路救來得好。甚是着忙。忽想起花天荷的冊子。因取出來細看。上面恰好寫着。若洞賊從東北路攻劫香山縣。即名桶岡賊。可伏兵于烏石坳。邀擊之。自獲全勝。若洞賊從東南路攻劫保昌縣。名盆塘賊。可伏兵于鴉子堡。邀擊之。自獲全勝。桑總兵看了。似信不信。然一時沒法。只得依着冊子上。差兵去埋伏。不期過了三個月。兩路伏兵。俱來報捷。說道。洞賊劫奪金銀財物滿載而